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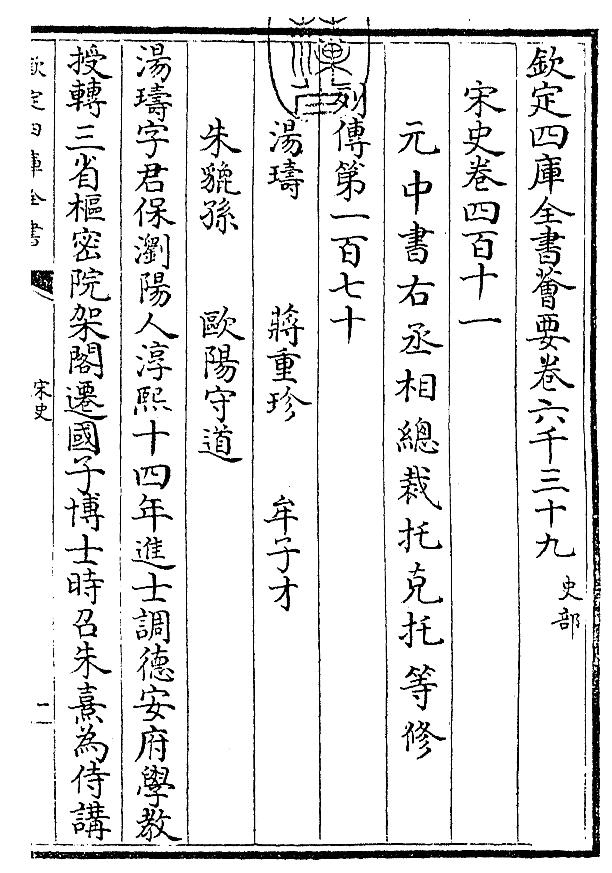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四百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宋史卷四百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七十

湯璹　蔣重珍　牟子才

朱貔孫　歐陽守道

湯璹字君保瀏陽人淳熙十四年進士調德安府學教授轉三省樞密院架閣遷國子博士時召朱熹為侍講

未幾辭歸朝廷從其請予祠𤪎上疏言熹以正學為講官四方顒望其有啓沃之益曾未踰時輒聽其去必駭物論宜追召熹還仍授講職疏上不報由是浸恶權相意而𤪎之直聲亦大聞於時歷禮部駕部二郎官出知常州入為大理少卿進直徽猷閣卒𤪎負直槩與韓侂胄陳自强不合故屢㗋言者中傷𤪎生平奉祠閒居之日多於揚歷其在禮曹例掌三省奏記臨安大火寧宗遇災避正殿中書三表請復不許𤪎屬辭務持大體不

為阿曲言者摭其語涉訕上而朝廷實知其無他故起復制詞有清風峻節之語疇嘗擇壻得蔣重珍後舉進士第一

蔣重珍字良貴無錫人嘉定十六年進士第一簽判建康軍丁母憂改昭慶軍尋以公事與部使者異議請祠易簽判奉國軍紹定二年召入對首以自天子至於庶人所當先知者本心外物二者之界限為言界限明則知有天下治亂而已何樂其尊知有生民休戚而已何

樂其奉且論苞苴有昔所未有之物故吾民罹昔所未有之害苞苴有不可勝窮之費故吾民有不可勝窮之憂遷祕書省正字屢乞祠以伯父喪予告遷校書郎辭不可明年待命霅川移文閣門請對當路憚之添差通判鎮江府辭會行都火應詔曰臣頃進本心外物界限之說蓋欲陛下親攬大柄不退託於人盡破恩私求無愧於己儻以富貴之私視之一言一動不忘其私則是以天下生靈社稷宗廟之事為輕而以一身富貴之所

從來為重不惟上負天命與先帝聖母至於公卿百執事之所以望陛下者亦不如此也昔周勃今日握璽授文帝是夜即以宋昌領南北軍霍光今年定策立宣帝而明年稽首歸政今臨御八年未聞有所作為進退人才興廢政事天下皆曰此丞相意一時恩怨雖歸廟堂異日治亂實在陛下焉有為天之子為人之主而自朝廷達於天下皆言相而不言君哉天之所以火宗廟火都城者殆以此臣所以痛心者九廟至重事如生存而

黴小塗大不防於火之末至宰相之居華屋廣裘而焦頭爛額獨全於火之未然亦足以見人心陷溺知有權勢不知有君父矣他有變故何所倚仗陛下自視不亦孤乎昔史浩兩入相才五月或九月即罷孝宗之報功寧有窮已顧如此其亟何哉保全功臣之道可厚以富貴不可久以權也上讀之感動授寶章閣主管雲臺觀則告吏部不受貼職祿不願貼職恩他日星變求言復申前説又慮柄臣或果去位君心易縱大權旁落則進

為君難六箴召為祕書郎兼莊文府教授端平初入對
上五事且曰隱敝君德昔咎故相故臣得以專誑權臣
昭明君德今在陛下故臣得以責難君父乞召真德秀
魏了翁用之帝謂之曰人主之職無他惟辨君子小人
重珍對曰小人亦指君子為小人此為難辨人主當精
擇人望處之要津正論日聞則必知君子姓名小人情
狀矣兼崇政殿說書戒家事勿以白務積精神以寤上
意每草奏齋心盛服有密啓則手書削稾帝稱其平實

遷著作佐郎邊帥以八陵圖來上詔百官集議重珍言
史嵩之既失相位危於幕巢猶欲邀功自固其位請擇
賢帥如漢用充國使之親至邊境審度事勢條上便宜
丞相主出師闗洛重珍力爭會邊帥議和戰不一復召
集議重珍奏曩乞專意備守不得已則用應兵今不敢
變前說不聽遂自劾以密勿清光乃不能遏兵端乞免
說書職遷著作郎兼權司封郎官起居舍人言近者當
侍講席旋命止之或曰是日道流生朝夫輟講偶以他

故則當知聖躬舉措之難或所傳果得其實則當知聖
心持守之難帝曰非卿不聞此言闗洛師大衂復進兵
重珍言若恥敗而欲勝之則心不平而成忿氣不平而
成怒生靈之命豈可以忿怒用哉又言邇來用臺諫頗
主不必矯激之說似畏剛方太過之士竊窺選用之意
正謂其平易而省事耳然數月之間一失於某再失於
某借曰慎重臺綱而憂其激亦當以平正者居之又論
禁旅貧弱教習頻嚴輒不能堪不稍變通非消變之道

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言更化以來舊敝未去者五徇私調停覆護姑息依違是也今又益之以輕易遷起居郎以疾求去以集英殿修撰知安吉州權刑部侍郎三辭不許自劾其不能取信朝廷之罪乞鐫斥置閒散促覲愈力而疾不可起詔守刑部侍郎致仕贈朝請大夫謚忠文

牟子才字存叟井研人八世祖允良生期歲淳化間盜起舉家殲焉惟一姑未笄以甕覆之得免子才少從其

父客陳咸咸張樂大宴子才閉戶讀書若不聞見者咸異之學於魏了翁楊子謨虞剛簡又從李方子方子朱熹門人也嘉定十六年舉進士對策詆丞相史彌遠調嘉定府洪雅縣尉監成都府榷茶司賣引所辟四川提舉茶馬司準備差遣使者魏泌衆人遇之子才拂衣竟去泌以書幣謝不受改辟總領四川財賦所幹辦公事詔李心傳即成都修四朝會要辟兼檢閱文字制置司遣之文州視王宣軍讓鄧艾縋兵處也道遇宣曰敵且

壓境宣已退矣君毋庸往子才不可遂至州視軍庚而還甫出境文州陷辟知成都府溫江縣事未上連丁內外艱時成都已破遂盡室東下免喪心傳方修中興四朝國史請子才自助擢史館檢閱入對首言大臣不公不和六事次陳備邊三策理宗顧問甚悉將下殿復召與語翼日帝諭宰相曰人才如此可峻擢之左丞相李宗勉擬祕書郎右丞相史嵩之怒子才言已遽曰姑遷校勘俄宗勉卒嵩之獨相亟請外通判吉州轉通判衢

州日食詔求言上封事萬言極陳時政得失且乞蚤定立太子入為國子監主簿兼史館校勘踰年遷太常博士鄭清之再相子才兩上封事言今日有繳欽時十證又請為濟王立後以回天怒校書郎徐霖言諫議大夫鄭寀臨安府尹趙與𥲅不報出闗子才言陛下行霖言則霖留不然則不留也二人之中寀尤無恥請先罷之寀去至若嵩之謀復相清之誤引嵩之之黨别之傑共政皆歷歷為上言之作書與孔光張禹切責清之清之

復書媿謝謁告還安吉州寓舍遷祕書郎屢辭主管崇道觀踰年遷著作佐郎又辭清之卒之明日詔子才還朝遷著作郎左丞相謝方叔右丞相吳潛交書道上意趣行益急乃至兼崇政殿說書子才隨事奏陳舉朝誦子才奏疏皆曰有德之言也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兼權禮部郎官時修四朝史乃復兼史館檢討信州守徐謂禮奉行經界苛急又以脊杖比校催科饑民嘯聚為亂子才言於上立罷經界謫謂禮浙東福建

九郡同日大水子才言今日納私謁溺近習勞土木庇小人失人心五者皆蹈宣和之失茍不恐懼修省臣恐宣和京城之水將至矣燮理陰陽大臣之事宜諭大臣息乖爭以召和氣除壅蔽以通下情今遣使訪問水災德至渥也願出內帑振之又言君子難聚而易散今聚者將散其幾有十又言謚以勸懲當出自朝廷毋待其家自請左司徐霖言諫議大夫葉大有帝大怒逐霖給事中趙汝騰繳之徙他官汝騰即出關子才上疏留之

大有遂劾汝騰子才上疏訟汝騰誣及大有之欺未幾罷大有言職故事早講講讀官皆在晚講惟説書一員宰相懼子才言已并晚講於早自是不得獨對矣遷軍器少監御史蕭泰來劾高斯得徐霖右司李伯玉言泰來所劾不當上切責伯玉降兩官罷子才言陛下更化召用諸賢今汝騰斯得霖相繼劾去伯玉又重獲罪善人盡矣除兼侍立修注官力辭行都大火子才應詔上封事言甚切直兼直舍人院會泰來亦遷起居郎恥與

泰來同列七疏力辭上為出泰來而子才亦請去不已曰泰來既去臣豈得獨留上不允又言蜀當以嘉渝夔三城為要欲保夔則巴蓬之間不可無屯以控扼之欲保渝則利閬之間不可無屯以遏截之欲守嘉則潼遂之間不可無屯以掎角之屯必萬人而後可升兼侍讀御史徐經孫劾府尹厲文翁不報出關子才奏留之文翁改知紹興府又繳其命伯玉降官已逾年舍人院不敢行詞子才曰故事文書行不過百刻即為書行以為

敘復地帝曰謫詞皆褒語可更之子才不奉詔丞相又道帝意子才曰腕可斷詞不可改丞相欲改則自改之乃已淮東制置使賈似道以海州之捷子才草獎諭詔第述軍容之盛不言其功且語多戒敕似道不樂又言全蜀盛時官軍七八萬人通忠義為十四萬今官軍不過五萬而已宜招新軍三萬并撫慰田楊二家使歲以兵來助如此則蜀猶可保不則不出三年蜀必亡矣湯漢黄蜕召試學士院子才發策蜕譽嵩之罷蜕正字去

遷起居郎言外郡以進奉易富貴左右以土木蠱上心
小人以譁競朋比陷君子此天災所以數見也明堂禮
成帝將幸西太乙宫欵謝實欲遊西湖爾子才力諫止
皇子冠面諭作樂章禮部言古者適子一醮無樂庶子
三醮有樂用樂非是子才言嫡庶之分特以所立之地
不同非適專用醴庶專用醮也樂章乃學士院故事況
面諭臣不敢不作詔從之又言首蜀尾吳幾二萬里今
兩淮惟賈似道荆蜀惟李曾伯二人而已可為寒心謂

宜於合肥别立淮西制置司江淮别立荆湖制置司且於漣楚光黄均房巴閬緜劒要害之郡或築城或增戍以守之似道聞之怒曰是欲削吾地也正月望召妓入禁中子才言此皆董宋臣輩壊陛下素履權兵部侍郎屢辭帝不允升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御史洪天錫劾宋臣文翁及謝堂等不報出關子才請行其言文翁别與州郡堂自請外補宋臣自請辭内轄職而宋臣録黄竟不至院蓋懼子才復有言也吴子聰之姑知古為

女冠得幸子聰因之以進得知閤門事子才繳之曰子聰依憑城社勢燄薰灼以官爵為市搢紳之無恥者輻湊其門公論素所切齒不可用帝曰子聰之除將一月矣乃始繳駁何也可即為書行子才曰文書不過百刻此舊制也今子聰録黄二十餘日乃至後省葢欲俟其供職使臣不得繳之耳給舍紀綱之地豈容此輩得以行私於其間於是子聰改知澧州待次子才力辭去帝遣檢正姚希得挽留之不可以集英殿修撰知太平州

前是例兼提領江淮茶鹽子才以不諳財懇免至郡首教民孝弟以前人慈竹義木二詩刻而頒之間詣學為諸生講說經義修采石戰艦百餘艘造兵仗以千計前政負上供綱及總所綱七十萬緡悉為補之蠲黄池酒息六十餘萬貫三縣秋苗畸零萬五千餘石夏税畸零紬帛四千五百餘匹絲七百餘兩綿一萬三千餘兩麥二千餘石郡有平糴倉以米五千石益之又以緡錢二十六萬創抵庫歲收其息以助糴本召入對權工部侍

郎時丁大全與宋臣表裏濁亂朝政子才累疏辭歸初子才在太平建李白祠自為記曰白之斥實由高力士激怒妃子以報脱鞾之憾也力士方貴倨豈甘以奴隸自處者白非直以氣陵亢而已葢以為掃除之職固當爾所以反其極重之勢也彼昬不知顧為逐其所忌力士聲勢益張宦官之盛遂自是始其後分提禁旅蹀血宮庭雖天子且不得奴隸之矣又寫力士脱鞾之狀為之贊而刻諸石屬有拓本遺宋臣宋臣大怒持二碑泣

愬於帝乃與大全合謀嗾御史交章誣劾子才在郡公燕及餽遺過客為入已降兩官猶未已帝疑之密以槧問安吉守吳子明子明奏曰臣嘗至子才家四壁蕭然人咸知其清貧陛下無信讒言帝語經筵官曰牟子才之事吳子明乃謂無之何也衆莫敢對戴慶炣曰臣憶子才嘗繳子明之兄子聰帝曰然事遂解蓋公論所在雖仇讐不可廢也未幾大全敗宋臣斥誣劾子才者悉竄嶺海外乃復子才官職提舉玉隆萬壽宮帝即欲召

子才會似道入相素憚子才又憾草詔事僅進寶章閣待制知温州又嗾御史造飛語目子才為潛黨將中以危禍上意不可奪遂以禮部侍郎召屢辭不許乃賜御筆曰朕久思見卿故有是命卿其勿疑為我彊起故事近臣自外召者必先見帝乃供職子才至北闕請內引奏事宦者在旁沮之帝特令見大說慰諭久之時似道自謂有再造功四方無虞皆其力故肆意逸樂惡聞讜言子才言開慶之時天下岌岌殆矣今幸復安不知天

將去疾遂無復憂耶抑順適吾意而基異時不可測之禍也奈何懷宴安以鴆毒而不明閒暇之政刑乎忠厚者我朝之家法也乃者小人妨國始用一切以戕其脈令當反其所為奈何愈益甚乎謂宜悉取祖宗所以待士愛民祈天永命者循而行之言論者國之元氣也令言及乘輿尚見優假事關廊廟忽怒斯形朝政之闕失臣下之蔽蒙何由上達乎帝曰非卿不聞此言宣坐賜茶問外事甚悉子才具以田里疾苦對帝顰蹙久之即

兼侍讀尋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宋臣有内侍省押班之命舉朝爭之不能得子才入疏詰朝帝出其疏示輔臣皆曰子才有憂君愛國之真無要譽沽名之巧擢權禮部尚書祀明堂子才為執綏官帝問漢唐文物占對詳贍時士大夫小迕權臣輒竄流子才請重者量移輕者放還兼直學士院前是儤直多以疾免子才始復舊制帝賜詩褒賞每直輒召對内殿語至夜分或就賜酒果兼給事中彗星見應詔上封事請罷公田更七

司法正為尚書力辭不許升修國史實録院修撰徐敏子以星赦量移似道惡其為潛所用諷後省繳之子才不可棐李呂宙之等上書攻似道似道怒欲殺之以他事下天府獄子才請宥之又遺書似道似道復書辭甚忿徑從天府斷遣不復以聞葢懼子才再有所論駁也度宗在東宫雅敬子才言必稱先生即位授翰林學士知制誥力辭不拜請去不已進端明殿學士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贈四官官其後二人子才事親甚孝弟子

方客死公安挾其柩葬安吉女弟在眉山拔其家於兵
火致之安吉在吉州文天祥以童子見即期以遠大所
薦士若李芾趙夘發劉黻家鉉翁後皆爲忠義士平江
守吴淵籍富民田以千餘畒遺子才皆卻之身後家無
餘貲賣金帶乃克葬有存齋集内制外制四朝史稾奏
議經筵講義口義故事四尚易編春秋輪輻子獻大理
少卿
朱貔孫字興甫浮梁人淳祐四年進士授臨江軍學教

授丞相史嵩之聞貌孫名欲致之館下以禄未及親辭喪父服除授福州學教授差充江東安撫司幹辦公事制置使王埜丘岳馬光祖趙與陋皆薦之丁大全在臺勢燄熏灼天久陰雨貌孫貽書政府言回積陰之道去姦邪罷手實蠲米税姦邪指大全也丞相董槐得書嘉歎主管尚書刑工部架閣文字宦者董宋臣寵幸用事貌孫發策試胄子極論宦寺專權之患宋臣諷言者論罷之光祖辟添差江東安撫司機宜文字擢史館校勘

時大全執政使其黨許以驟用貌孫力拒之且謁告歸省遷大學博士屬帝親擢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首疏論大全權姦誤國之罪倡言學校六士之冤又以翕聚人才凝固人心精擇人言增禁旅以壯帝畿擇良守以牧內郡選全才以守江面嚴舟師以防海道因地募兵以應突至之敵并力合勢以援必守之地時有建議遷都四明者貌孫亟上疏言鑾輿若動則三邊之將士瓦解而四方之盜賊蜂起必不可遂止貌孫在講筵言

及宋臣撓政事忤旨遷大理少卿又遷司農少卿兼太子右諭德詔許乘馬赴講貎孫諭導得體行說經義有關於君道者必委曲敷暢陰寓警戒太子每為之改容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兼權直舍人院時大禮成封命叢委吏持詞頭下每夕無慮數十貎孫運筆如飛夜未中已就皆温潤典雅遷宗正少卿丁母憂服除授祕書監兼太子左諭德改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姓名已付外矣尋復改命浙西行公田吏並緣為姦

貌孫疏其敝推春秋尊王絀霸之旨勸帝崇仁政用吉士行正論賜賚甚渥擢殿中侍御史兼侍講請嚴京師淫聲奇服之禁他所論苗耗役害及經理川蜀皆當世急務宋臣覆出朝論紛然貌孫因對力斥其姦卒奪祠升侍御史兼侍講長星出東方貌孫力詆外戚内臣及進奉羨餘失人心者且曰回天心自回人心始辭旨懇切帝為之感動升侍讀貌孫之再入臺屬疆埸多事屢陳備禦之策理宗春秋高倚戚賈似道似道擅命貌孫

隨事進諫不肯阿附至若行公田之政屢於經筵密以
告帝似道自是深忌之貌孫累疏求去理宗崩度宗即
位擢右諫議大夫賜紫金魚袋兼賜章服犀帶以疾乞
辭言職遷吏部尚書不拜帝以舊學故雅欲留貌孫使
者旁午於道而貌孫辭益力以華文閣學士知寧國府
似道諷言者論罷久之提舉太平興國宫復華文閣學
士知袁州至郡宣布德意以戢暴禁貪為先務郡倉受
租舊倚斛面取羸吏加漁取貌孫知其敝悉榜除之許

民自槩量宿敝頃革田里歡聲興學校以勸士升敷文閣學士知福州福建安撫使未幾卒於袁之郡治贈四官與恩澤二令所在給喪事有文集奏議行世
歐陽守道字公權一字迂父吉州人初名巽自以更名應舉非是當祭必稱巽少孤貧無師自力於學里人聘為子弟師主人瞯其每食舍肉密歸遺母為設二器馳送乃肯食肉隣媪兒無不歎息感動年未三十翕然以德行為鄉郡儒宗江萬里守吉州守道適貢於鄉萬里

獨異視之淳祐元年舉進士廷對言國事成敗在宰相人才消長在臺諫昔者當國惡箴規言者疑觸迕及其去位共謂非才或有迎合時宰自效殷勤亦有疾惡乖方苟求疵纇以致忠邪不辨黜陟無章唱名徐儼夫為第一儼夫握守道起曰吾愧出君上矣君文未嘗不在我上也授雩都主簿丁母憂服除調贛州司户其次十年後萬里作白鷺洲書院首致守道為諸生講説湖南轉運副使吴子良聘守道為嶽麓書院副山長守道初

升講發明孟氏正人心承三聖之說學者悅服宗人新及子必泰先寓居長沙聞守道至往訪之初猶未識也晤語相契守道即請於子良禮新為嶽麓書院講書新講禮記天降時雨山川出雲一章守道起曰長沙自有仲齊吾何為至此仲齊新之字也踰年新卒守道哭之慟自銘其墓又薦其子必泰於當道子良代守道復還吉州里有張基喪其父小祥而舅氏訟以事繫之獄使不得祭邀其售已地以葬守道聞之歎曰吾惟痛斯子

之不得一哭其父也且其痛奈何明日告之邑令曰此非人心濵祭而縛之撓葬而奪之舅如此是自食其肉也請任斯子出祭而復獄令亟出之其舅醜詆守道守道亦不自辨轉運使包㤄為請祠於朝萬里入為國子祭酒薦為史館檢閱召試館職授祕書省正字安南國王陳日照傳位其子求封太上國王下省官議守道謂太上者漢高帝以尊其父累朝末之有改若賜詔書稱太上國王非便南越尉佗嘗自稱蠻夷大長老正南夷

事也禮方伯自稱曰天子之老大夫致仕曰老自稱亦
曰老自夷蠻言之則有尉佗之故事自中國言之亦方
伯致仕者之常稱漢亦有老上單于之號易太以老無
損或去上字存其太字太王則有古公三太三少太宰
少宰太所以别於少也謂父為太則子為少矣太以尊
言則太后太妃太子太孫以卑言則太史太卜太祝樂
太師太圍上下所通用也時病足不及與議遷校書郎
兼景憲府教授遷祕書郎轉對言欲家給人足必使中

外臣庶無復前日言利之風而後可風化惟反諸身化之以儉而彼不為儉吾惟有卑宮室菲飲食化之以廉而彼不興廉吾惟有不貴難得之貨不厚無益之藏以言罷守道徒步出餞塘門惟書兩篋而已理宗遺詔聞守道與其徒相嚮哭踊僮奴孺子各為悲哀咸淳三年特旨與祠詔大臣舉賢才少傅呂文德舉九十六人守道預焉添差通判建昌軍以書謝廟堂曰史贊大將軍不薦士今大將軍薦士矣而某何以得此於大將軍哉

幸嘗蒙召擢備數三館異時或者謂其放廢無聊託身諸貴人虧傷國體則寧得而解願仍賦祠禄足矣遷著作佐郎兼崇政殿說書兼權都官郎官經筵所進皆切於當世務上為動色遷著作郎卒家無一錢守道之兄之妻蚤喪其子演五歲餘且多病淩生甫數月守道三十未有室顧無能乳哺者日夜抱二子泣里巷憐之演既長出莫知所之守道哭而求諸野終不能得三年不食肉顴頷不釋者終身吉有賢守而大家怨之厚誣以

賊者下其事常平使者會旱甚禱雲騰守道曰無以禱也雲騰之神唐郡守吳侯也宄莫甚於前守宄不直而吳侯於禱倈有辭矣匹婦藏宄旱或三年宄在民牧害豈其小反覆千餘言或迂笑之守道不改告來者不倦守卒以得直所著有易故文集

論曰湯璹立朝蹇諤將重珍自擢巍科既居盛名之下而能樹立於當世可為難矣弇子才朱貔孫直聲著於中外歐陽守道廬陵之醇儒也

宋史卷四百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四十 史部

宋史卷四百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一百七十一

孟珙 杜杲子庶 王登 楊掞

張惟孝 陳咸

孟珙字璞玉隨州棗陽人四世祖安嘗從岳飛軍中有功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駐團山父宗政時為趙方將

以兵禦之珙料其必閱樊城獻策宗政由羅家渡濟河宗政然之越翼日諸軍臨渡布陣金人果至半渡伏發殲其半宗政被擻援棗陽臨陣嘗父子相失珙望敵騎中有素袍白馬者曰吾父也急麾騎軍突陣遂脫宗政以功補進勇副尉十二年完顏訛可步騎二十萬分兩路攻棗陽環集城下珙登城射之將士驚服宗政命珙取它道刼金人破砦十有八斬首千餘級大俘軍器以歸金人遁以功升下班祗應十四年入謁制置使趙方

一見奇之辟光化尉轉進武校尉十六年以功特授承信郎丁父憂制置使起復之珙辭訖葬趣就職又辭轉成忠郎理宗即位特授忠翊郎尋差峽州兵馬監押兼在城巡檢京湖制置司差提督虎翼突騎軍馬又辟京西第五副將權管神勁左右軍統制初宗政招唐鄧蔡壯士二萬餘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總之衆不安制置司以珙代海珙分其軍為三衆乃帖然紹定元年珙白制置司剏平堰于棗陽自城至軍西十八里由八疊河經

漸水側水跨九阜建通天槽八十有三丈漑田十萬頃
立十壯三轄使軍民分屯是年收十五萬石又命忠順
軍家自畜馬官給芻粟馬益蕃息二年升京西第五正
將棗陽軍總轄本軍屯駐忠順三軍明年差京西兵馬
都監丁母憂又明年起復京西兵馬鈐轄棗陽軍駐劄
仍總三軍六年大元將那顏倴盞追金主完顏守緒逼
蔡檄珙戍鄂討金唐鄧行省武仙仙時與武天錫及鄧
守移剌瑗相犄角為金盡力欲迎守緒入蜀犯光化鋒

剽甚天錫者鄧之農夫乘亂聚衆二十萬為邊患珙逼其壘一鼓拔之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獻是役獲首五千級俘其將士四百餘人戸十二萬二十有奇乃授江陵府副都統制賜金帶制置司檄珙問邊事珙曰金人若向呂堰則八千人不為少然須木查騰雲呂堰等砦受節制乃可濟已而劉全雷去危兩部與金人戰于夏家橋小捷有頃金人犯呂堰珙喜曰吾計得矣亟命諸軍追擊呂堰進逼大河退逼山險砦軍四合金人棄

輜重走獲甲士五十有二斬首三千馬牛槖駝以萬計

歸其民二萬二千有奇瑗遣其部曲馬天章奉書請降

得縣五鎮二十二官吏一百九十三馬軍千五百步軍

萬四千户三萬五千三百口十二萬五千五百五十三

珙入城瑗伏階下請死珙為之易衣冠以賓禮見初仙

屯順陽為宋軍所撓退屯馬蹬金順陽令李英以縣降

申州安撫張林以州降珙言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

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為軍俾自耕自守

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制置司是之七月己酉仙愛將劉儀領壯士二百降珙問仙虛實儀陳仙所據九砦其大砦石穴山以馬蹬沙窩岵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易圖也若先破離令砦則王子山砦亦破岵山沙窩孤立三帥成禽矣珙翼日遣兵向離金盧秀執黑旗帥衆入砦金人不疑為宋軍乃分據巷道大呼縱火掩殺幾盡是夜壯士楊青等擣王子山砦護帳軍酣寢王建入帳中斬金將首囊佩

之平明視之金小元帥也丙辰出師馬蹬遣樊文彬攻其前門成明等邀截西路一軍圍赫舍哩一軍圍小總帥砦火燭天殺僇山積餘逸去者復為成明伏軍所得壯士老少萬二千三百來歸師還至沙窩西與金人遇大捷是日三戰三克未幾丁順等又破默候里砦珙召儀曰此砦既破板橋石穴必震汝能為我招之乎儀曰晉德與花腿王顯金鎮撫安威故舊招之必來迺遣德行儀又請選婦人三百偽逃歸懐招軍榜以向珙從之

威見德敘情好甚歡介德往見顯顯即日以書乞降德復請珙遣劉儀候之顯軍約五千猶未解甲珙令作噶老陣入陣周視良久乃去如素所撫循饗以牛酒皆醉飽歌舞珙料武仙將上岵山絕頂窺伺令樊文彬詰旦奪岵山駐軍其下前當設伏後遮歸路已而仙衆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失措枕藉厓谷山為之赬殺其將烏遜實勒擒七百三十人棄鎧甲如山薄暮珙進軍至小水河儀還具言仙不欲降謀往商州依險

以守然老稚不願北去珙曰進兵不可緩夜漏十刻名
文彬等受方畧明日攻石穴九砦丙辰蓐食啓行晨至
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吴元濟之
時也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而以文彬往來給事自
寅至巳力戰九砦一時俱破武仙走追及於鮎魚砦仙
望見易服而遁復戰於銀葫蘆山軍又敗仙與五六騎
奔追之陰不見降其衆七萬人獲甲兵無算還軍襄陽
轉修武郎鄂州江陵府副都統制大元兵遣宣撫王_缺

約共攻蔡制置使謀於珙珙請以二萬人行因命珙盡護諸將金兵二萬騎繇真陽横山南來珙鼓行而前金人戰敗卻走追至高黄陂斬首千二百級布展兔花忒沒荷過出阿悉三人來迓珙與射獵割鮮而飲馳入其帳布展喜約為兄弟酌馬湩飲之金兵萬人自東門出戰珙遮其歸路掩入汝河擒其偏裨八十有七人得蔡降人言城中飢珙曰已窘矣當盡死而守以防突圍珙與布展約南北軍毋相犯決堰水布虎落布展遣萬

户張柔帥精兵五千人入城金人鈎二卒以往柔中流矢如蝟珙麾先鋒救之挾柔以出撥發官宋榮不肅將斬之衆下馬羅拜以請猶杖之黎明珙進逼石橋鈎致生俘郭山戰少却金人突至珙躍馬入陣斬山以徇軍氣復張殊死戰進逼柴潭立柵俘金人百有二斬首三百餘級翼日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爭樓諸軍魚貫而上金人又飾美婦人以相蠱麾下張禧等殺之遂拔柴潭樓俘其將士五百三十有七人蔡人恃潭為固外即

汝河潭髙於河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珙名麾下飲再行曰柴潭非天造地設樓伏弩能及遠而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涸可立待皆曰隄堅未易鑿珙曰所謂堅者止築兩隄首耳鑿其兩翼可也潭果決實以薪葦遂濟師攻城擒其兩將斬之獲其殿前右副點檢温端磔之城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稚熬為油號人油砲人不堪其楚珙遣道士說止之端平元年正月辛丑黑氣壓

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絶糧已三月鞍韉敗鼓皆糜煑且聽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斬敗軍全隊拘其肉以食故欲降者衆珙下令諸軍銜枚分運雲梯布城下己酉珙帥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將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衆競登大戰城上降其丞相烏庫哩噶老殺其元帥烏凌阿及偏裨二百人門西開招布展入江海執其叅政張天綱以歸珙問守緒所在天綱曰城危時即取寶玉寘

小室環以草號泣自經曰死便火我煙燄未絶珙與布
展分守緒骨得金鎰寳玉帶金銀印牌有差還軍襄陽
特授武功郎主管侍衛馬軍行司公事擢建康府都統
制兼權侍衛馬軍行司職事太常寺簿朱揚祖看班祗
候林拓朝八陵諜云大元兵傳宋來爭河南府哨已及
盟津陝府潼關河南皆增屯設伏又聞淮閫刻日進師
衆畏不前珙曰淮東之師由淮泗泝汴非旬餘不達吾
選精騎疾馳不十日可竣事逮師至東京吾已歸矣於

是晝夜兼行與二使至陵下奉宣御表成禮而歸制置
司奏留珙襄陽兼鎮北軍都統制鎮北軍者珙所招中
原精鋭百戰之士萬五千餘人分屯漅北樊城新野唐
鄧間俄令赴樞密院禀議授帶御器械二年授主管侍
衛馬軍司公事時暫黄州駐劄朝辭上曰卿名將之子
忠勤體國破蔡滅金功績昭著珙對曰此宗社威靈陛
下聖德與三軍將士之勞臣何力之有帝問恢復對曰
願陛下寛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帝問和議對曰臣介

冑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賜賚甚厚兼知光州又兼知
黄州三年珙至黄增埤浚隍蒐訪軍實邊民來歸者日
以千數為屋三萬間居之厚加賑貸又慮兵民雜處因
高阜為齊安鎮淮二砦以居諸軍㓷章家山毋家山兩
堡為先鋒虎翼飛虎營兼主管内安撫司公事節制
黄蘄光信陽四郡軍馬大元兵攻蘄州珙遣兵解其圍
又攻襄陽隋守張龜壽金門守朱陽祖郢守喬士安皆
委郡去復州施子仁死之江陵危急詔沿江淮西遣援

衆謂無踰珙者乃先遣張順度江珙以全師繼之大元兵分兩路一攻復州一在枝江監利縣編筏窺江珙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来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又遣外弟趙武等共戰躬往節度破砦二十有四還民二萬嘉熙元年封隋縣男擢高州刺史忠州團練使兼知江陵府京西湖北安撫副使未幾授鄂州諸軍都統制大元大將忒没解入漢陽境大將口温不花入淮甸蘄守張可大舒州李士達委郡去光守董堯臣以州降合

三郡人馬糧械攻黄守王鑑江帥萬文勝戰不利珙入
城軍民喜曰吾父來矣駐帳城樓指畫戰守卒全其城
斬逗留者四十有九人以徇御筆以戰功賞將士特賜
珙金盌珙益以白金五十兩賜之諸將將士彌月苦戰
病傷者相屬珙遣醫視療士皆感泣二年春授寧遠軍
承宣使帶御器械鄂州江陵府諸軍都統制珙以三軍
賞典未頒表辭詔曰有功不賞人謂朕何三軍勲勞趣
其來上封爵之序自將帥始卿奚辭焉未幾授樞密副

都承旨京西湖北路安撫制置副使兼督視行府叅謀官未幾升制置使兼知岳州廼遡江陵節制司擣襄郢於是張俊復郢州賀順復荆門軍十二月壬子劉全戰于冢頭戰于樊城戰于郎神山屢以捷聞三年春正月曹文鏞復信陽軍劉全復樊城遂復襄陽授樞密都承旨制置使兼知鄂州全遣譚深復光化軍息蔡降珙命以兵逆之得北士百餘籍為忠衛軍初詔珙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饟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

兵由是指授方畧發兵深入所至以捷聞珙奏畧曰取襄不難而守為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不給爾襄樊為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於敵来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置先鋒軍以襄郢歸順人隸馬庚寅諜報大元兵欲大舉臨江珙策必道施黔以透湖湘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以二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忠衛舊將晉德

自光化來歸珙奬用之珙弟瑛以精兵五千駐松滋為夔聲援遣于德興增兵守歸州隘口萬户谷大元兵自隨閬江珙密遣劉全拒敵遣伍思智以千人屯施州大元大將塔海并禿雪帥師入蜀號八十萬珙增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張舉提兵間道抵均州防遏大元兵度萬州湖灘施夔震動珙兄璟時為湖北安撫副使知峽州急以書諜備禦珙請于督府帥師西上璟調金鐸一軍迎拒于歸州大埡砦劉義捷於巴東縣之清平村珙弟

璋選精兵二千駐澧州防施黔路四年進封子珙條上流備禦宜為藩籬三層乞荊制副司及移關外都統一軍於夔任涪南以下江面之責為第一層備鼎澧為第二層備辰沅靖桂為第三層峽州松滋須各屯萬人舟師隷焉歸州屯三千人鼎澧辰沅靖各五千人郴桂各千人如是則江西可保又遣楊鼎張謙往辰沅靖三州同守倅曉諭熟蠻講求思播施黔支徑以圖來上會諜知大元兵於襄樊隨信陽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于鄧

之順陽乃遣張漢英出隨任義出信陽焦進出襄分路撓其勢遣王堅潛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師必因糧於蔡遣張德劉整分兵入蔡火其積聚制拜寧武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兼知夔州招集麻城縣巴河安樂磯管公店淮民三百五十有九人皆沿邊經戰之士號寧武軍令璋領之進封漢東郡侯兼京湖安撫制置使回鶻愛里八都魯帥壯士百餘老稚百一十五人馬二百六十匹來降𥘉飛鶻軍改愛里名艾忠孝充總轄乞補以官

四川制置使陳隆之與副使彭大雅不協交章于朝珙曰國事如此合智并謀猶懼弗克而兩司方勇於私鬭豈不愧廉藺之風乎馳書責之隆之大雅得書大慚釐蜀政之弊為條班諸郡縣曰差除計屬曰功賞不明曰減尅軍糧曰官吏貪黷曰上下欺罔又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俾諸司奉行之黎守閻師古言大理國請道黎雅入貢珙報大理自通邕廣不宜取

道川蜀卻之兼夔路制置大使兼屯田大使軍無宿儲珙大興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秭歸尾漢口為屯二十為莊百七十為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上屯田始末與所減券食之數降詔獎諭靖州徭林賽良為亂遣王瑀平之淳祐二年珙以京襄死節死事之臣請于朝建祠岳陽歲時致祭有㫖賜名閔忠廟淮東受兵樞密俾珙應援遣李得帥精兵四千赴之珙子之經監軍諜知京兆府也可那延以騎兵三千經商州取鶻嶺關

出房州竹山遣王令屯江陵尋進屯郢州劉全屯沙市焦進提千人自江陵荆門出襄㩀劉全齎十日糧取道南漳入襄與諸軍合大元兵至三川珙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權開州梁棟乏糧請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棟至夔州使高達斬其首以徇由是諸將禀令惟謹大元兵至瀘珙命重慶分司發兵應援遣張祥屯涪州拜檢校少保進封漢東郡公珙言沅之險不如辰靖之險不如沅三州皆當措置而靖尤急令三州粒米

寸兵無所從出此京湖之憂一江防上自秭歸下至壽昌亘二千里自公安至峽州灘磧凡十餘處隆冬水涸節節當防兵諱備多此京湖之憂二今尺籍數虧既守灘磧又守闗隘此京湖之憂三陸抗有言荆州國之藩表如其有虞非但失一郡當傾國爭之若非增兵八萬併力備禦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今日事勢大畧相似利害至重余玠宣諭四川道過珙珙以重慶積粟少餉屯田米十萬石遣晉德師師六千援蜀之經為策應司

都統制四年兼知江陵府珙謂其佐曰政府未之思耳彼若以兵綴我上下流急將若之何珙往則彼擣吾虛不往則誰實捍患識者是之語詒湖調兵五千戍安豐援壽春珙遣劉全將以往繼有命分兵三千備齊安珙言黄州與壽昌三江口隔一水耳須兵即度何必預遣先一日則有一日之費無益有損萬一上游有警我軍已疲非計之得也不從五年御筆以職事修舉轉行兩官詔令回授珙至江陵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

沮洳有變為桑田者敵一鳴鞭即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所限隔廼修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於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於漢而三海遂通為一隨其高下為匱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繪圖上之珙以身鎮江陵而兄璟帥武昌故事無兄弟同處一路者乞歸田不允詔以兵五千援淮珙使張漢英帥之樞密調兵五千赴廣西珙移書

執政曰大理至邕數千里部落隔絶今當擇人分布數郡使之分治生夷險要形勢隨宜措置𥘉關屯兵積糧聚芻於何地聲勢既張國威自振計不出此而聞風調遣空費錢糧無補於事不聽大元大將大納至江陵遣揚全伏兵荆門以戰珙先期諜知達于樞密檄兩淮為備兩淮不知也後果如所報珙奏襄蜀蕩析士無所歸蜀士聚於公安襄士聚於郢渚臣作公安南陽兩書院以没入田廬隸之使有所教養請帝題其榜賜焉初珙

招鎮北軍駐襄陽李虎王旻軍亂鎮北亦潰乃厚招之降者不絶行省范用吉密通降欵以所受告為質珙白于朝不從珙歎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今志不克伸矣病遂革乞休致授檢校少師寧武軍節度使致仕終于江陵府治時九月戊午也是月朔大星隕于境内聲如雷薨之夕大風發屋折木訃至帝震悼輟朝賻銀絹各千特贈少師三贈至太師封吉國公謚忠襄廟曰威愛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與參佐部曲論事

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語折衷衆志皆愜謁士遊客老校
退卒壹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鼓旗臨將吏而色
凛然無敢涕唾者退則焚香掃地隱几危坐若蕭然事
外遠貨色絶滋味其學邃於易六十四卦各繫四句名
警心易贊亦通佛學自號無庵居士

杜杲字子昕邵武人父穎仕至江西提點刑獄故杲以
任授海門買納鹽場未上福建提點刑獄陳彭壽檄攝
閩尉民有甲之子死誣乙殺之驗髮中得沙而甲舍旁

有池沙類髮中者鞠問子果溺死江淮制置使李珏羅致幕下滁州受兵檄杲提偏師往援甫至民蔽野求入避滁守固拒杲啓鑰納之金人圍城數重杲登陴中矢益自奮厲卒全其城調江山丞兩浙轉運使朱在辟監崇明鎮崇明改隸淮東總領與總領岳珂議不合慨然引去珂出文書一卷曰舉狀也杲曰比而得禽獸雖若邱陵弗為珂怒杲曰可劾者文林不可強者杜杲珂竟以負蘆錢劾朝廷察蘆無虧三劾皆寢淮西制置曾式

中辟廬州節度推官浮光兵變杲單騎往誅其渠魁守將爭餉金幣悉封貯一室將行屬通判鄭準反之安豐守告戍將扇搖軍情且為變帥欲討之杲曰是激使叛也請與兩卒往呼將諭之曰而果無他可持吾書詣制府將即日行一軍帖然知六安縣民有嬖其妾者治命與二子均分二子謂妾無分法杲書其牘云傳云子從父令律曰違父教令是父之言為令也父令子違不可以訓然妾守志則可或去或終當歸二子部使者季衍

覽之擊節曰九州三十三縣令之最也知定遠縣會李全犯邊衍時為淮帥辟通判濠州朝廷以杲久習邊事擢知濠州制置大使趙善湘謀復盱眙咨訪杲杲曰賊恃外援當斷盱眙橋梁以困之卒用其策成功金衆數萬駐榆林阜請降輜重甚富或請誘而圖之杲曰殺降不仁奪貨不義納之則有後患諭而遣之名奏事差主管官告院知安豐軍善湘與趙范范弟葵出師還淮西轉運判官詔問守禦策杲上封曰沿淮旱蝗不任征役

中原赤立無糧可因若虛內事外移南實北腹心之地必有可慮時在外諫出師者惟杲一人及兵敗洛陽人始服其先見奉崇道祠再知濠州未行改安豐大元兵圍城與杲大戰明年大兵復大至又大戰擢將作監御書慰諭之丞相李宗勉參知政事徐榮叟曰帥淮西無逾杜杲者詔以安撫兼廬州進太府卿淮西制置副使兼轉運使復與大元兵戰累疏請老不許權刑部尚書淳祐元年乞去愈力擢工部尚書遂以直學士奉祠帝

欲起之帥廣西以言者罷帝曰杜杲兩有守功若脫兵
權使有後禍朕何以使人乃起知太平州俄擢華文閣
學士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行宮留守節制安慶和無
為三郡杲罷楊林堡以其費備歷陽淮民寓沙上者護
以師首謁程顥祠總領所即張栻宦遊處陳像設祀焉
置貢士莊蠲民租二萬八千石復與大元兵戰于真州
進敷文閣學士遷刑部尚書引見帝加奬勞乞歸不許
兼吏部尚書杲隨資格通其礙銓宗為精梁成大子賂

當國者求銓試杲曰昔沈繼祖論朱文公成大亦論真文忠公皆得罪名教者子孫宜廢錮安得仕進徽猷閣奉祀請老升寶文閣致仕帝思前功進龍圖閣而杲卒遺表上贈開府杲淹貫多能為文麗密清嚴善行草急就章晚歲專意理學嘗言吾兵間無悖謀左畫得於四書子庶

庶字康侯幼倜儻有大志性剛勁通宋典故善為文從父兵間習邊事未入仕已立戰功明堂恩補官大元兵

圍安豐兵將不相下庶調護咸得其歡心卒協力捍禦
杲帥淮西辟書寫機宜文字廬州圍解庶白事廟堂諸
將餽金助上功費皆受之賞典行歸悉反所餽還籍田
令兼制機督幹監呂文德聶斌軍與大元兵戰朱臯白
冢還將作監簿杲在建康庶通判和州權知真州郡素
缺備庶大修守禦具積排杉木殆十萬株差知興化軍
奉祀鴻禧觀起知邕州改潮州以言者寢命赴淮東制
司議幕過闕遷將作監丞遷司農丞知和州陛辭言今

天時不可幸地利不可恃人和不可保苟恃天幸恃長
江恃清野而付邊事於素不諳歷之人未見其可帝嘉
納尋兼淮西提點刑獄浚城濠增守備修學宫知真州
兼淮東提點刑獄踰年進直祕閣移淮西兼廬州安撫
副使人歡迎如見慈父治績甚多就任加刑部郎中升
寶文閣與大元兵戰於望仙白沙城升華文閣開慶元
年冬進大理少卿淮東轉運副使兩淮制置司參謀官
特授兩淮制置使知揚州射陽湖饑民嘯聚庶曰吾赤

子也遣將招刺得丁壯萬餘戮止首惡數人明年四月大抗章自劾名赴行在尋直寶文閣知隆興府江西轉運副使卒

王登字景宋德安人少讀書喜古兵法慷慨有大志不事生產出制置使孟珙幕府久之權知巴東縣獻俘制置司登念奮自書生不拜吏曰不拜則不敢上難之竟棄功去淳祐四年舉進士調興山主簿總領賈似道檄修江陵城條畫有法明年制置使李曾伯經理襄陽登

在行以積功升尋以母憂去及吴淵為制置使邊事甚亟因憶弟潛盛言王登才畧具書幣招之登方與客奕發書衣冠拜家廟長揖出門問牛幾何可盡發犒師淵慨然曰事亟矣奈何登曰亟呼諸將共議衆至驩躍曰景宋在此淵曰汝輩欲西門出景宋欲從方城如何衆曰惟命登曰用兵患不一登書生不過馮軾觀戰請五大帥中擇一人為節制淵曰請監丞出正謂此也即書銀牌曰監丞代某親行將士用命不用命賞罰畢具申

登至沙市椎牛釃酒得七千人誓曰登與諸將義同骨肉今日之事登不用命諸將殺登以獻主帥諸將有一不用命登有制罰在不敢私也衆股慄聽命竟立竒功於沮河趙葵為制置使見登握手曰景宋一身膽惜相見晚也俾參宣撫司兼京西兩節馬光祖為制置使辟充參謀官遷軍器少監京西提點刑獄登威聲日振有余思忠及徐制幾讒於光祖曰京湖知有王景宋不知有馬制置非久易位矣光祖疑焉出登屯郢州後以幹

辨鍾蜚英調護情好如初侍御史戴龔慶炣劾思忠其黨過元龍沈翥在幕中又傾之以是議論不合才畧不能施識者惜焉開慶元年登提兵援蜀約日合戰夜分登經理軍事忽絶倒五藏出血幕客唐舜申至登尚瞪目視几上文書俄而卒它日舜申舟經漢陽有蜀聲呼唐舜申者三左右曰景宋聲也是夕舜申暴卒

楊掞字純父撫州臨川人少能詞賦里陳氏館之教子數月拂衣去遊襄漢既而代陳中選陳謝之萬緡輦之

入倡樓篋垂盡夜忽自呼曰純父来此何為明日遂行用故人薦出淮閫杜杲幕杲曰風神如許它日不在我下由是治法征謀多咨於挨逾年安豐被兵挨慨然曰事亟矣挨請行乃以奇策解圍奏補七官挨念置身行伍間騎射所當工夜以青布籍地乘生馬以躍初過三尺次五尺至一丈數閃跌不顧制置使孟珙辟于幕嘗用其策為小子房與之茶局周其資用挨以本領錢數萬費之總領賈似道稽數責償珙以白金六百令挨償

之掞又散之賓客酣歌不顧似道欲殺之掞曰漢高祖以黄金四萬斤付陳平不問出入公乃顧此區區不以結豪傑之心邪似道始寘之珙嘗燕客有將校語不遜命斬之掞從容曰斬之誠是第方會客廣謀議非其時非其地也珙大服未幾有大將立功珙坐受其拜掞為動色因歎曰大將立功庭參納拜信兇鶩不如毛錐子也於是謝絶賓客治進士業遂登第調麻城尉向士璧守黄州檄入幕尋以戰功升三官無何得心疾曰我不

可用矣遂調潭州節度推官趙葵為京湖制置使挨與偕行王登迓於沙市極談至夜分挨退曰王景宋滿身是膽惜欠沉細者如挨副之何事不可為也但恐終以勇敗後登死人以為知言逾時士璧守峽州招之病不果行而卒贈架閣

張惟孝字仲友襄陽人長六尺通春秋下第乃工騎射城中亂爭出關惟孝拔劍殺數人趨白河見一舟壯鉅甚急登之舟人不可惟孝曰今日之事非汝即我能殺

我者得此舟衆披靡遂以舟達郢州兵辭奔沙洋别之傑為帥盡隘諸湖不泄水惟孝令二人賈服前行密窺隘兵曰易與耳乃與十騎衣黑袍假為敵兵曰後隊亟至守隘四五百人悉潰舟趨藕池開慶元年卜居江陵至沙市衆舟大集不可涉頃有峩冠張蓋從者數十則宣撫姚希得之弟也令曰敢有爭岸者投水中惟孝睥睨良久提劒驅左右而出舉白旗以麾令衆船登岸毋敢亂次幹官鍾蜚英見而異之以告唐舜申舜申曰吾

故人也具言惟孝平生蜚英謂曰今日正我輩趨事赴功之秋惟孝不答又叩之則曰朝廷負人明日蜚英導希得羅致之晏仲宣樓蜚英酒酣曰有國而後有家天下如此將安歸乎惟孝躍然曰從公所命乃請空名帖三十以還逾旬以三十騎俱擁甲士五千至旗幟鮮明部伍嚴肅上至公安下及墨山游踏相繼希得大喜請所統姓名惟孝曰朝廷負人福難禍易聊為君俟紓一時之難耳姓名不可得也時鼎澧五州危甚於是擊鼓

燿兵不數日衆至萬人數戰俱捷江上平制使呂文德招之不就而遁物色之不可得或云已趨淮甸後不知所終

陳咸字逢儒監察御史升卿次子為叔父巨卿後登淳熙二年進士第調内江縣尉縣吏受賄賦民不均咸以聞于部使者為下令聽民自陳利病而委咸均其賦改知果州南充縣轉運司辟主管文字歲旱税司免下户兩税轉運使安節以為虧漕計咸白安節曰茍利於民

違之不可因言今楮幣行於四川者幾虧三百萬苟增印百萬足以補放免之數安節從之軍多濫請咸每裁損帥屬以為言咸曰咸首可斷濫請不可得蜀歲收激賞櫂輸絹錢民以為病咸白安節罷入節出奏歲減二十餘萬緡擢知資州時久旱咸被命即請帥臣發粟二千餘石以振明年東西川皆旱總制二司議蠲民賦而慮虧國課咸請增印未補發引百有九萬以償所蠲議遂決大修學宮政以最聞改知普州開禧元年邊事與

四川宣撫使程松奇其才辟主管機宜文字咸守貽書論兵不可輕動勸松搜人才練軍實考圖籍以疏財用之源視險要以決攻守之計約大將面會以免疑忌之嫌捐金帛募死士以明間探之遠出虚擣奇之策審於當用倖勝趨利之謀寢而勿行松復書深納然實不能用副使吳曦蔑視松易置將兵不關白正使松務為簡貴咸憂之復説松收梁洋以北義士為緩急用據險阸立關堡杜支徑以備不虞松又不能用遷利路轉運判

官曦叛臣於金闕外四州繼没人情大駭咸留大安軍督軍糧檄其守楊震仲振流民備姦盜衆稍安安丙密以曦反謀告咸咸即遣人告松松不之察曦以咸蜀名士欲首脅之以令其餘檄咸議事咸不往遂之利州抵城外偽都運使徐景望已挾兵入居臺治英宗諱日景望大合樂以享咸力拒之初咸自大安東下遇偽將褚青與語青有悔意至是以主管文字王釜福艾可與共事欲結二人誅景望燒棧閣絶曦援兵既而釜棄官歸

咸以青不可保謀遂沮李道傳問咸計將安出咸曰事極不過一死耳必不為吾蜀累也語家子欽曰咸受國厚恩義當擊賊恨無兵權獨有下策削髪以全臣節會曦以書招之急咸答書勸其禀命既而欲親諭之遂行遇偽統領孟可道知曦已僭亂曰吾書不可用矣還至后鐵入帳中以刀自斷其結披緇而出景望遣兵拘咸于岸曦聞怒甚吳睍勸曦名咸主武興寺因殺之安丙力為救解乃得釋歸曦既誅咸語諸子曰吾不能討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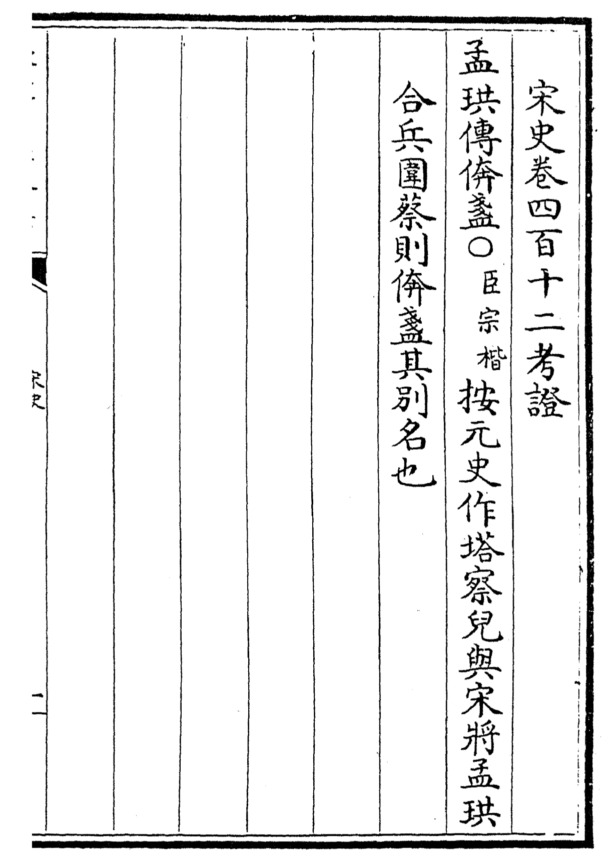
而棄官守罪也上表自効安丙楊輔等皆勉其出丙尋奏以咸總蜀賦從之時僭亂後帑藏赤立咸至武興與丙商榷利病兵政財計合為一家請丙奏于朝覈諸司羨餘移支常平廣惠米鑄當五錢撈賣官并權截四路上供汰弱兵二萬餘規畫備至故軍興增支之數八千七百五十餘萬皆不取於民咸總賦之始贍軍帑廩緡不過一千四百五萬餘糧不過九十一萬餘料不過二萬餘咸晝夜精勤調度有方不二歲益昌大軍庫有楮

引百八十萬成都免引場椿撥二百一十餘萬城下三倉軍糧四十餘萬石預借米本一百一十餘萬又別貯軍糧百四十九萬石料七萬餘而布帛絲綿銅鐵錢與祠牒不預焉錮外民久苦役調或建議調東西兩路及夔路丁壯共其勞令始下民憚行馳懇于安丙乞計直輸錢以免行久而不克輸者十五餘萬咸蠲之蜀錢引舊約兩界五千餘萬半藏於官自軍興引皆散於民宣總三司增刱三界通行八千餘萬價日益落咸捐一千

二百餘萬緡以收十九界之半又與丙議合茶馬司之力再收九十一界續造九十三界以兊之於是引價復昂糴價頓減嘉陵江流忽淺或云金人截上流咸不動疏而導之自益昌至于魚梁饋運無阻金州地險咸增饋米以實之人皆曰金州之險金人不可向何益之為咸曰敵至而慮無及矣未幾金人犯上津守賴以固名為司農少卿卒丙列奏其功賜謚勤節初宣諭史吳獵嘗表其節詔進二秩咸乞回贈所生父母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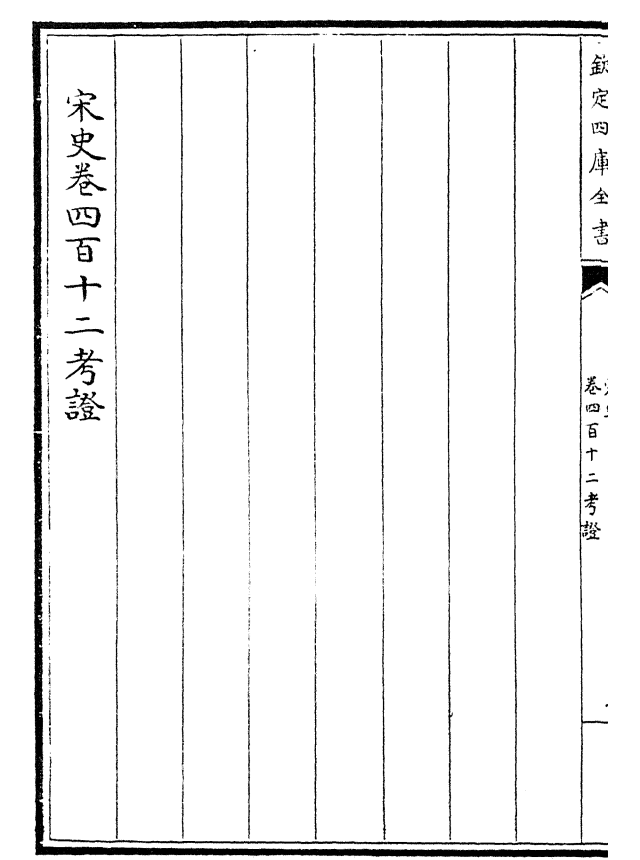
論曰宋之辱於金久矣值我國家興師討罪聲震河朔乃遣孟珙帥師夾攻遂滅其國以雪百年之恥而珙說禮樂敦詩書誠寡與二杜杲王登楊掞張惟孝思以功名自見雖所立有小大皆奇才也陳咸不從逆曦雖不能死然理財於喪亂之餘蜀賴以固守豈不賢於匹夫而自經溝瀆者哉

宋史卷四百十二



宋史卷四百十二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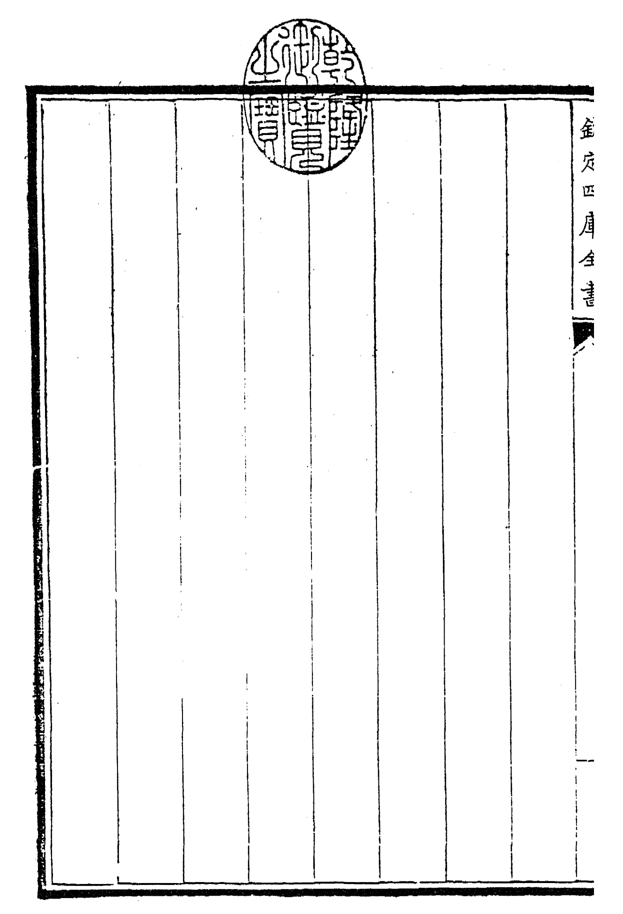
孟珙傳倴盞○臣宗楷按元史作塔察兒與宋將孟珙合兵圍蔡則倴盞其別名也



宋史卷四百十二考證

謹案卷四百十二第二頁前三行轉成忠郎刊本

成訛威據職官志改



摛藻堂全書薈要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録舉人臣李騆
謄録監生臣劉天蒼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四百十三 四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宋史卷四百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一百七十二

趙汝談　趙汝讜　趙希錧　趙彦呐

趙善湘　趙與懽　趙必愿

趙汝談字履常生而穎悟年十五以大父恩補將仕郎登淳熙十一年進士第丞相周必大得其文異之語參

知政事施師點曰是子他日有大名于世調汀州教授改廣德軍添差江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嘗從朱熹訂疑義十數條熹嗟異之佐丞相趙汝愚定大策汝愚欲驟以詞掖處之力辭去持祖母服汝愚去國其弟汝讜力上疏乞留汝愚斬侂冑聞者吐舌兄弟罹黨禍斥去尋調安慶府教授添差浙東安撫司幹辦公事丁母憂免喪名為大社令時侂冑用事熾甚汝談痛憤登壇讀祝大呼侂冑及陳自強名自強不能堪他日指汝談曰末

坐白皙者何人汝談不為動以參知政事李璧薦召試
館職擢正字是時吳曦叛上下束手或請就以曦為王
其人造汝談汝談詰之曰孰欲王曦者可斬其人面發
赤不能對遂以言去主管崇道觀添差通判嘉興府與
郡守王介志合改知無為軍與光州守柴中行安豐守
陸峻俱稱循吏時金人內變有旨令獻料敵備邊二策
其料敵之策曰禍亂猶在河北未遽至河南蓋豪雄擇
形勢大盜窺貨寶金帛重器俱聚河北河南無大川為

之險欲起安所憑且金素以河南近我置守多完顔氏親黨其下亦令蕃漢錯居所以防慮備盡縱彼喪亂守將欲畔則自畔何至相率盡反然有天下者自不容易一日廢備豈以金人存亡之候為吾緩急哉其備邊之策曰今邊州大抵無城缺兵少糧鎧仗不足若使自辦何所取資匃諸朝廷安得力給若倣古藩封拔用英傑守郡則併租税市榷之利盡與之免其共貢上不置監臨下悉聽遥辟民得自賦兵得自募凡百悉聽所為其

有功者亦不遽徙就峻爵秩增異車服給美田宅官其子孫凡可優寵無不極至使内為公卿雖貴曾不如守邊之樂如此則有才者爭自奮勵緩急必能出死力報上于後河南二十餘年猶為金守宋沿邊諸郡權大削兵事無肯任責者汝談之言若蓍龜然改湖北提舉常平振饑盡力知温州改知外宗正作詩勉其族屬皆望風而化遷江西提舉常平寧宗崩以哀痛得疾賀理宗表力寓勸戒陳碩曰此諫書也數匄祠授江西轉運判

官辭不獲命之官一月以言者罷先是汝談因疾去官言者謂其傲睨軒冕不樂為世用至是彌遠不與祠廸杜門著述端平初以禮部郎官召入對言倚用老成廣集忠智訪求衆弊之原辟取可行之策以飭積蠧之蠧而成終泰之功者願加聖心焉又言大佞似忠大姦似聖未免信向而擢任之始未見甚失久乃寖至差訛則綱維之臣將不能不執議論之士將不得不言執之堅寧不疑其侵權言之數寧不意其責直至是則不特是

非邪正易位而黜陟予奪失中多矣又曰外之得以窒吾聽雜吾目擾吾天君者以吾未得虛一而静之理也苟得之導我聲色而不能入投我寶貨而不能中扇我以功名而不能動凝然湛然孰得干之哉改祕書少監兼權直學士院時集議出師汝談反覆言不可輕戰而和尤非計既而三京收復雖前言用兵不便者亦喜汝談獨有憂色未幾洛師敗朝論始服其先見遷宗正少卿兼權直兼編修國史檢討實録兼崇政殿說書因講

論語而言漢元帝恭儉無過惟以剛不克改明不能繹優柔不斷而漢業遂衰權吏部侍郎升侍讀兼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院同修撰以所注易進講時朝議履畝稱楮汝談言非便迕時宰意京師軍變宰相乞貶秩上已允汝談奏恐失體持不可草荅詔以為貶秩易審舉措難宰相滋不悅以言去國提舉崇禧觀起知婺州四辭不允至郡力匄祠名赴行在四辭權禮部侍郎兼學士院力辭兼直時金兵新破三關增秩稱提官楮四郡

獲賞汝談獨蹙額登對首疏言邊面無可倚仗乞超越
拘攣簡拔俊傑如吳用周瑜魯肅晉任祖逖陶侃故事
使之各分方面連數十城推轂授權盡歸賜履巴蜀一
人荊襄一人兩淮各一人一切便宜行事不復更從中
御庶幾伸縮由己機用出心蓋推廣鄉者備邊之策且
曰臣之此策行於開禧未用兵之前決不至罹今日之
患其論楮法尤中時弊上稱歎久之且謂卿文學高世
宜代予言力辭何為卒以老祈免章四上免兼直改待

講數日仍兼直學士院五辭權給事中權刑部尚書及卒轉兩官遺表上又轉四官汝談天資絶人沈思高識自少至老無一日去書册其論易以為為占者作書堯舜二典宜合為一禹功只施於河洛洪範非箕子之作詩不以小序為信禮記雜出諸生之手周禮宜傳會女主之書要亦卓絶特立之見為文章有天巧篤於倫誼而忘仇怨御史王益祥嘗劾之後汝談官其鄉益祥愧不敢見汝談乃數過之相得歡甚嘗論議韓非李斯皆

有荀卿之才惟其富貴利欲之心重故世得而賤之惟卿獨能守其身不苟希合士何可不自重哉所著有易書詩論語孟子周禮禮記荀子莊子通鑑杜詩注

趙汝讜字蹈中少倜儻有軼材智畧出人上龍泉葉適嘗過其家汝讜年少衣短後衣不得避適勸之曰名門子安可不學汝讜慚自是終身不衣短後衣折節讀書與兄汝談齊名天下稱為二趙以祖遺恩補承務郎歷泉州市舶務利州大軍倉屬從臣薦宗室之賢者監行

在右藏西庫韓侂胄謀逐趙汝愚汝讜兄弟昌言非是且上言訟汝愚寃侂胄懼其詞直使其黨胡紘再攻汝愚以汝讜兄弟受汝愚厚恩私屬為之畫策惑亂天聽為言斥使去國坐廢十年調華亭浦東鹽場棄職去辟浙西安撫司幕官調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皆不赴以前官改鎮東軍登嘉定元年進士第為大社令遷將作監簿大理司農丞與史彌遠不合請外改湖南提舉常平易江西尋提點刑獄瑞州大姓幸氏貪徐氏田不可

得強取其禾終不與誣以殺婢寘徐獄徐訴其寃汝讜以反坐法黥㝠辛氏籍其家辛氏走告急于中官徙汝讜湖南既至則表直臣龔夬墓瀏陽有豪民羅氏奪民田汝讜復懲以法還知温州卒汝讜常言宗子不忘君孝子不辱身臨難則功業當如朱虛立身當如子政

趙希錧字君錫舊名希喆登慶元二年進士第改賜今名少扶父喪歸道遇寇左右駭散希錧拊棺慟哭不懾寇義而去學于陳傅良徐誼既舉進士調汀州司户峒

寇李元礪方起汀人震懼郡會僚佐議守城希館下坐無一語守異之曰不言得無有所見乎希館曰守城非策也距城三十里有關曰古城若悉精鋭以扼其衝賊不足慮矣守以付希館人為危之希館至關審形明間申令謹候分晝粗定賊已遣諜窺關希館得諜詰之縱其舉火相示而羸師以誤之夜半賊數百銜枚突至希館嚴兵以待賊且至始命矢石俱下賊無一免餘黨聞風而遁希館引還老稚羅拜相屬希館繇他道以避之

事聞詔升州推官治疑獄決滯訟攝下邑弭亂卒去之日軍民遮道泣送者數十里調主管夔州路轉運司帳司疏大寧鹽井利病使者上諸朝民便之改知玉山縣未行名對希錧首言民力困於貪吏軍力困於債帥國家之力則外困於歸附之卒內困於浮冗之費次論四蜀銓科舉之弊次論大寧鹽井本末寧宗嘉納之授大理寺丞遷大宗正丞權工部郎官宗姓多貧而始生有訓名為人後有過禮吏受賕亡藝莫敢自陳希錧白其

長推行之會朝議燕邸近屬赴朝參者少命希館易班希館力辭弗允特換授吉州刺史提舉佑神觀未幾廷臣言宗姓換班人嘗舉進士請視朝士聽輪對於是希館次對時首論今日多事之際而未有辦事之人朝紳清選也以緘默為清重以刻薄為舉職以無所可否為識體閫寄重任也以大言為有志以使過為知恩臣非敢厚誣天下以為無人患在選擇未得其道器使未當其才爾授成州團練使賜金帶令服繫以寶璽推恩進

和州防禦使理宗即位進潭州觀察使以公族近邸恩特加厚又進安德軍承宣使希館引對言初政急務莫先於明道總治統收人心上為動容越明年論祠祭不蠲禁衛不肅慈明宮上壽升節度封信安郡公卒遺奏聞上震悼輟視朝賜含斂贈以金幣希館風資凝重冒抱魁壘揚人之善不記人之過急人之難不忘人之恩居官祁寒盛暑未嘗謁告衣食取裁足而已追封信安郡王

趙彥吶字敏若彭州人登四川類試第少以材稱吳曦叛以祿禧僞守夔彥吶結義士殺之遂顯名嘉定十二年關外西和州新被兵制使安丙檄使經理金人再至戰却之因請修州北水關募民耕戰以守又勸丙盡捐關外四州租結民兵使各自為守旹不行在州五年得軍民心轉提點刑獄尋帥沔時譽甚都及崔與之代丙始察其大言無實謂他日誤事者必此人請廟堂毋付以邊藩尋奪其節制寶慶元年乃移帥興元三年會鄭

損棄四州退保三關彥呐力争不勝罷歸家者五年紹定四年桂如淵代損起彥呐於副使吏李㙜黄伯固皆彥呐副之端平元年遂升正使丞相鄭清之趣其出兵以應入洛之役不從秦鞏之豪汪世顯久求内附至是彥呐為力請數四清之亦訖不從三年金人大入至三泉彥呐大敗貶衡州其子洸夫用事亦竄嶺南史嵩之留之江陵兩年卒

趙善湘字清臣濮安懿王五世孫父武翼郎不陋從高

宗渡江聞明州多名儒徙居焉善湘以恩補保義郎轉成忠郎監潭州南嶽廟轉忠翊郎又轉忠訓郎慶元二年舉進士以近屬轉秉義郎換承事郎調金壇縣丞五年知餘姚縣開禧元年添差通判婺州嘉定元年以捕茶寇功赴都堂審察提轄文思院出判無為軍兼淮南轉運判官淮西提點刑獄四年改知常州八年主管武夷山冲佑觀十年知湖州十一年丁内艱明年起復知和州三辭不獲命遷知大宗正丞兼權户部郎官改知

祕閣淮南轉運判官兼淮西提舉常平兼知無為軍進直徽猷閣主管淮南制置司公事兼知廬州兼本路安撫仍兼轉運判官提舉常平十三年進直寶文閣以平固始寇功賜金帶許令服繫十四年進直龍圖閣知鎮江府十七年拜大理少卿進右文殿修撰知鎮江府封祥符縣男賜食邑寶慶二年進集英殿修撰兼大理卿兼權刑部侍郎進寶章閣待制沿海制置使兼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兼主管行宮留守司公事賜御僊花金

帶進封子加食邑紹定元年以𠞰防江軍寧淮軍及平楚州畔寇劉慶福等功皆升其官進龍圖閣待制仍任兼江東轉運副使三年進焕章閣直學士仍任進封伯加食邑以李全犯淮東進焕文閣學士江淮制置使乃命專討許便宜從事四年進封侯加食邑及戮全善湘遣使以露布上乃進兵部尚書仍兼任時善湘見范葵進取慰藉殷勤餽問接踵有請必應選諸子屯寶應以從范葵亦讓功督府凡得捷皆汝櫄等握筆草報善湘

季子汝楳丞相史彌遠壻也故奏報無不達以平閩寇
功轉江淮安撫制置使五年復泰州淮安州鹽城淮陰
縣四城及策應京湖功進端明殿學士與執政恩例仍
任升留守加食邑以受金樞密副使納合買住降復盱
眙軍泗壽二州功進資政殿學士加食邑遣使賜手詔
金器等物九疏匄歸皆不許請愈力進大學士提舉洞
霄宮封天水郡公加食邑監察御史劾奏善湘御筆以
善湘有討逆復城之功寢其奏嘉熙二年授四川宣撫

使兼知成都府未拜改沿海制置使兼知慶元府即句
祠改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三年兩請休致四乞歸
田復提舉洞霄宫淳祐二年帝手詔求所解春秋進觀
文殿學士守本官致仕卒遺表聞帝震悼輟視朝贈少
師賻贈加等所著有周易約説八卷周易或問四卷周
易續問八卷周易指要四卷學易補過六卷洪範統論
一卷中庸約説一卷大學解十卷論語大意十卷孟子
解十四卷老子解十卷春秋三傳通議三十卷詩詞雜

著三十五卷

趙與懽字悦道燕懿王八世孫嘉定七年進士調會稽尉改建寧司户參軍中明法科攝浦城縣丁父憂作善慶五規示子孫免喪遷大理評事轉對言天變民情國威三事又言死囚以取會駁勘動涉歲時類瘐死而干證者多斃逆旅宜精擇憲臣悉使詳覆果可疑則親往鞫正必情法輕重可閔始許審奏遷籍田令久之拜宗正寺簿歷軍器監司農寺丞遷宗正丞兼權都官郎官

改倉部權度夫以直寶章閣知安吉州郡計仰榷酤禁網峻密與懽首捐以予民設銅鉦縣門欲愬者擊之寃無不直有富民愬幼子察之非其本心姑逮其子付獄徐廉之乃二兄强其父析業與懽曉以法開以天理皆忻然感悟又嫠媪僅一子亦以不孝告留之郡聽日為饌俾親饋晨昏以禮未周月母子如初二家皆畫像事之喪母朝廷屢起之不可議使守邊授淮西提點刑獄弗能奪再期以刑部郎官召乞終禫奉祠復半載乃趍

朝自恢復退師又議納使與懽言在朝迎合政出多門必得智識氣節之士布列中外可也兼權檢正遷宗正少卿兼權户部侍郎尋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同詳定剖決明暢罪者咸服郊祀之夕大風雷與懽言國本未定又陳弭盜固本之策有以刑罰術數言於帝者與懽言導民有本如臣待罪天府豈遽能及民惟其眞實相孚待以不擾數月而庭訟彌寡人心本善有感必從或謂厲以威待以術者非知本之論且言朝令夕改非

以示作新旁蹊曲徑非以肅紀綱帝為悚然又建言秦刻頌有端平法度語明年改元嘉熙襄蜀殘破或望風棄地名見便殿言韓琦當仁宗朝猶晝夜泣血今主憂臣辱矣因具言防邊之道其後多見施行與懽招刺三千人為忠毅軍又言禁衛虛籍及京口諸郡悉宜募兵統以郡將財先贍軍餘始上供乞省不急之費薦文武士四十人遷戶部侍郎兼權兵部尚書論邊事至為深切星變上章請罷大火力言災變之烈謂臣罪擢髮莫

數猶欲以去國為言少悟上聽願祇畏天威思以實德及民始自上躬痛加節約廣推振恤五請竄於是中書方大琮言與懽素自潔修疏財輕爵人所共知不幸遇此觀其待罪之章懇切至到未嘗不歎其知義也乞俞所請使小大之臣皆知引咎乃收一階尋復之與懽請先敘復同降官屬又言艱難不可為之時當慷慨厲志深為人才兵力思遷戶部尚書兼權吏部累匃祠不許論楮幣自嘉定以一易二失信天下嘗出內帑收換屢

稱提而折閲益甚嘗請兩界並展十年勿議造新貴州縣毋以損污抑沮至是遂請不立界限以絶其疑所以區畫者甚備其後詔宰相徧詢侍從與懽又以前説陳之有欲以端平錢當五行使與懽謂開禧嘗以二當三何救於楮且曰士大夫不清白奉法恪意扶持雖日易一法無捄於楮而國非其國矣法削國弱能獨享富貴乎每言端平以來竄贓吏禁包苴戒奔競戢横斂而風俗沈痼自若或口仁義而身市井牽以欺君為常肥家

為樂遂臨事乏使而小人得從旁乘間竊取官爵矣疏
乞别邪正警媮惰奬用恬退質直之士以絶躁競浮靡
之習内廷有關於除授者必斥暗室有涉於謗議者必
思清心寡欲以革酣歌黷貨之風其機皆自陛下始又
言軍政弛而尺籍不明總兵者或緣功賞開嫌隙内則
班行惟求速化守牧類多貪庸likely
陳無虚日大風震雷數見因具陳邊事且言人才國用
民力兵威願乘此機加意根本勿徒困精神於除授老

歳月於行移委公道於私情付事功於無可奈何也遷吏部尚書講筵言膏雨不降星變頻仍在京物價騰踊民謡士躁在外兵權渙散流民充斥登崇元老並建宰輔謂宜風釆振揚而事勢猶若此士大夫未必任天下之責天下未必知陛下之志力求歸田會潮汐齧隄執政道帝意留治之手詔云忠正廉勤無如卿者授端明殿學士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江隄竣事獄空力匄罷依舊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提領户部財用兼侍讀

兼修國史實録院修撰奉朝請出闕遣使趣還會饑民相攜溺死帝仍付臨安府事恩例視執政與懽涕泣奉詔亟榜諭曰令申奏振救宜忍死須臾各全性命佇沐聖恩都人相謂毋死與懽上則祈哀公朝下則推誠勸分甘雨隨至米商來集流移至者有以濟之力求納禄授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監修國史實錄院修撰奉朝請與懽至浙江上名還即日絶江去帝為悵然與懽三為府尹盡力民事都人稱趙端明必以手加

額曰趙佛子也久之以舊職知溫州政事必親吏不敢欺朔水砦修貢院以侍讀名辭不許入對言爵祿之濫因及國本事五匃歸又不許進春秋解升大學士薦士六十人史嵩之將復入相而人言不已帝以問與懽言嵩之老師費財私暱貪富過立名譽必不宜復用時嵩之猶子璟卿誦言其過忽斃而杜範劉漢弼徐元杰三賢暴死人皆疑嵩之致毒與懽請優恤漢弼元杰家帝從之而請優恤手詔則與懽所擬入也又請以兵財分

任輔臣在講筵言以壞證付庸醫僅支殘息徒運巧心
天下事尚堪再誤耶時相忌之尋授安德軍節度使開
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日食應詔言事益切月賜内帑
與懽辭不取帝書安貧樂道植節秉忠字賜之建儲未
定乃申言之又言人才乏使贓吏不悛民昔流而南今
流而北盜昔伏於遠今伏於近體認不真賢否無别國
將誰與立邪願富一代之儲使小人無間可投以絶隱
伏之禍帝為改容袁士宋斌少從黄幹李燔登朱熹之

門學禁方嚴羇旅困沮年且八十與懽延之事以父行
奏乞用旌禮布衣故事死葬西湖上歲一祭焉帝遂二
諫臣與懽力爭之五乞免朝請三乞致仕俱不允賜泰
卦詩忠邪辨自是國事皆縷縷言之有不勝書蓋其愛
君憂國本諸天性拜少傅卒遺表猶不忘規正帝震悼
輟朝賻贈有加詔有司治葬贈少師追封奉化郡王謚
清敏累贈太師手注六經及仁皇訓典詳釋又有高宗
寶訓要釋奏議詩文百卷與懽嘗謂士大夫有貪聲則

雖奇才奧學徒以蠹國害民爾故斂之夕而金帶猶質錢民家云

趙必愿字立夫廣西經畧安撫崇憲之子也未弱冠丁大母憂哀毀骨立服闋以大父汝愚遺表補承務郎開禧元年銓監平江府糧料院調常熟丞嘉定七年舉進士知崇安縣剖判如流吏不能困修學政立催科法列户名為三等以三期為約足者旌之未足者寛以趣之踰期不納者里胥程督之民皆感懌願輸莩胥吏鬻鹽

之弊擅發光化社倉活饑民帥怒逮吏欲懲之必愿曰
芻牧職也吏何罪束擔俟譴帥無以詰而止舊有均惠
倉無所儲必愿捐緡錢增糴至二千石力主義役之法
鄉選善士任以推排入資買田助役則勉有産之家有
感化者出巳田以倡遂遍行一邑上下便之臺府以聞
下其式八郡四十八縣秩滿民共立祠刻石授湖廣總
所幹辦公事丁父憂居喪盡禮貽書問學于黄榦服除
差充兩浙運司主管文字再考特差充提領安邊所主

管文字差知全州陞辭奏乞下道江二州訪周惇頤之後知常州改知處州陳折帛納銀之害皆得請移泉州罷白土課及免差吏榷鐵諷諸邑行義役秋旱力講行荒政乞撥永儲廣儲二倉米振救差主管官告院越五日詔依舊主管官告院兼知台州一循大父之政察民疾苦撫摩凋瘵修養濟院建陳瓘祠政教兼舉端平元年以直祕閣知婺州至郡免催紹定六年分小戶綾羅錢三萬緡有奇立淳良頑慢二籍勸懲人戶措置廣惠

倉及諸倉積榖奏乞寛減内帑綾羅申省免用舊例預解諸色窠名錢罷開化税場遷太府寺丞尋遷度支郎中詔以汝愚配享寧宗從必愿請也兼右司郎中引見疏言陛下英明密運斷出於獨固欲一切轉移之然而大權若在我或者猶有下移之疑衆正若已開或者猶有旁徑之疑策免二相銷天變也去者固難以復留留者恐終於引去虚鼎席以待故老疑者或意其未必來而況在數千里之外責次補以任大政疑者或意其不

敢專而況於不安其位中書政之本也今果何時尚可含糊意向以啟天下之疑乎親擢臺諫開言路也用之未久者何為輕於易去去之未幾何為使之復來名於外服者不知果能用之而必堅除目周行者不知果能聽之而無諱乎朝廷除授軍國賞罰本至公也今有姓名未達於廟堂而遷擢忽由於中出斥逐三衙竟不指名罪狀而人始得以疑陛下矣一除目之頒一號令之出雖未必由於閹宦而人或疑於閹宦雖未必由於私

謁而人或疑於私謁雖未必由於戚畹宗邸而人或疑於戚畹宗邸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非陛下所私有也陛下雖有去獘之心而動涉可疑之迹陛下亦何樂於此時論偉之三京兵敗邊事甚亟詔條上守禦計必愿言十事下哀痛之詔合江淮之兵捄江陵之急節財用之宜縻議和之使撫無歸之民處北來之衆置鎮撫之使擇帥閫之代拔未用之將皆切於邊要政府議楮幣日輕欲令諸州再用印及他為稱提之法必愿力爭

不可嘉熙元年貽書政府論邊防事宜授右司郎中火災必愿應詔上封事曰開邊稔禍之刑牽制而未行激變棄城之戮姑息而未舉京襄淪没祖宗之基業莫能保淮蜀蹂躪赤子之寃魂無所依履畝之令下而加以抑配稱提之法嚴而重以告訐民無蓋藏每有轉壑之憂士不宿飽常有思亂之志又曰臺諫給舍骨鯁之論莫容左右便嬖浸潤之言易入春夏常享闊畧於原廟之尊節鉞隆恩殷勤於邸第之貴又曰必也正故相專

國之罪嚴貪夫徇財之誅思室鬼高明之瞰先編氓後親貴去木妖競治之釁尚堅固草奢華戒宴殿無度之讌酣節内庭不急之營繕又論濟王及國本事遷左司郎中又遷司農少卿兼左司轉對言正氣日消月沮馴至今日非惟搢紳不肯論事下至草茅之士皆結舌矣端平初年沉痾方去新病未作陛下猶勤於咨訪如恐不及今疾攻心腹決裂將潰乃不求瞑眩之劑以起其殆甚可惑也又曰毋使人臣以指斥懷疑毋致陛下以

厭言得謗時直士相繼去故必愿及之兼勑令所刪修官拜司農卿兼職如故翼日改宗正少卿仍兼刪修勑令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尋兼左司遷太府卿仍兼編修檢討遷宗正少卿詔依舊太府卿仍兼職且兼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轉對言中才庸主惟其無所知覺故言不可入而敗亡隨之陛下作敬天之圖朝夕對越謂宜天意可回而熒惑失度鬱攸煽災迫近禁門幾燬左藏煙埃方息白晝隕星貫日之虹脅陽之雹疊見層

出陛下觀時察變何由致此今日之事動無良策惟在側身修行祈天永命而已遷起居舍人兼職仍舊大水上封事曰海潮毀隘侵迫禁城災異之來理不虛發必上畏天戒下修人事易沴名和轉移於陛下方寸間耳又曰周官國有大事則舉大詢之理今日之事迫矣謂宜合衆謀屈羣策上而搢紳下而芻蕘各陳所見擇其可用之策以授任事之臣庶幾千慮一得以成天下人不因之意暫兼權右郎官言財非天雨鬼輸豈可輕施

妄用長此不已必至顛覆異時或得罪令之大夫不能
為國生財程异皇甫鎛之徒乘間捷出推敲剋剝以術
相勝鑿空取辦以計巧取事掊斂獻羨餘間架緡錢之
令下而唐祚愈促矣願陛下精思熟慮約已愛民必如
勾踐之臥薪嘗膽必如衛文公之帛衣布冠可也擢吏
部右侍郎乞免兼檢正從之兼國史修撰時邊事急必
愿應詔言宜勑彭大雅自重慶領王青之兵東下以復
夔責李安民及歸峽二守以自效調一將督中流之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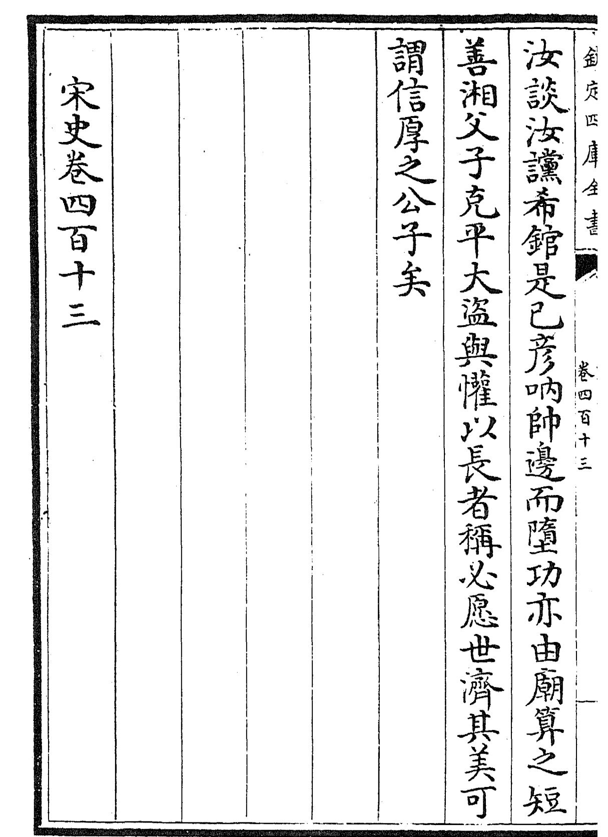
以伐其順流之謀調一將自間道出鼎澧之後以折其擣虛之鋒調一將助芮興之勢以備江陵之急又宜下湖南遣飛軍及團結民兵之類守沅江益陽江以防衝突長沙盡收江上民船無資敵用區畫皆中事機暫兼權侍左侍郎李宗勉每稱其平允暫兼權户部侍郎兼同詳定勑令請立國本請親禱雨遷户部侍郎暫兼給事中先是錢相常繳陳洵益贈節使不行必愿復繳奏曰李韶向為殿中侍御史疏論洵益乞予外祠以絶窺

伺陛下不行其言復奪其職韶不能自安行求外補令
名之不至正以此故若趙贈洵益又繳駁不行韶愈無
來期矣陛下忍於去一賢從官而不忍於沮一已死之
内侍則何以興起治功振揚國勢欲望寢洵益節鉞趣
韶供職於是必愿三以疾乞祠不許權戶部尚書疏言
端平元年洛師輕出明年德安失襄陽失又明年固始
失定遠失六安失郢復荆門失蜀道蹂成都破又明年
夔峽徙浮光降又明年滁陽殲越二年壽春棄明年真

陽擾安豐危成都遺燼靡有孑遺又曰去冬安豐危而復安特天幸爾君臣動色太平自賀雷作於雪宴之先期蜀警於大宴之肹命戒心一弛赫鑒已隨之矣又乞諭太府丞戶部收支數目庶見多寡盈虛之實有餘則儲之以待朝廷之取撥闕則助之以示宮府之一體二疏迕丞相史嵩之乞免官乞祠皆不許以司諫鄭起潛論列以寶謨閣直學士奉祠辭職名不許淳祐五年以華文閣直學士知福州福建安撫使三辭不許閩人

聞必愿至欣然歎羨必愿平易以近民忠信以厚俗惻怛以勤政行鄉飲酒旌退士奬高年裁僧寺實封之數尤留意武事甫入境即以軍禮見戎帥申明左翼軍節制事宜措置海道修水教士卒知勸居官四年累乞歸及命名又三辭皆不許卒遺表上贈銀青光祿大夫必愿才周器博心平量廣而又蚤聞家庭忠孝之訓師友正大之言故所立卓然可稱云

論曰宋之公族往往亦由科第顯用各能以術業自見



汝談汝讜希館是已彦吶帥邊而墮功亦由廟筭之短善湘父子克平大盜與懽以長者稱必慮世濟其美可謂信厚之公子矣

宋史卷四百十三